

天命轻狂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23435)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23435>.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殷寿/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邓婵玉 , 殷寿
Additional Tags:	Character Death , Alternate Universe - Canon Divergence , Father/Son Incest , Childhood Friends , Friends to Lovers , 姬屋藏郊 - Freeform , 父子预警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7 Updated: 2023-09-04 Words: 19,209 Chapters: 3/?

天命轻狂

by [lovesince1944](#)

Summary

天命之子的凡心。

Notes

“周天子，你要的是什么？”

Chapter 1

1

杨戬横挥长刃，三尖刀凶险地架在姬发脖子上，立刻溅出一道三寸长的血线，西岐世子一手抓住男人肩膀，一手就不要命地试图徒手抓开横在面前的刀刃，姜子牙在他们身后气喘吁吁赶来：“拦着他，拦着他！”

杨戬眼皮一跳，手腕颤过收回刀刃，挥手水鞭一把扯住姬发手臂，哪吒也恰时赶到，红绫铺天盖地把人从手到脚缠了个结实。“姬发大哥！”小孩面露焦急和恼火，“你这样要做什么！”

“让我上山。”他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挤出来，昂头死盯住昆仑的陡峭山崖，有如凶兽在仙法和绸缎间挣扎，西岐世子一身衣衫已凌乱不堪，脖子并脸颊上新勒出的血痕汨汨淌血，侧脸显出诡异的阴凶，“我要见他。”

老者之身的姜子牙终于赶到：“昆仑乃仙家之地，无缘者不得登上，你如此明理，怎会不明白这些！”

“这道理我明白，但人我必须见。”他声音像是淬血，“是生是死我不在乎，就算是尸体我也要摸到带走！”

姜子牙对上年轻人双眼几乎心头一震，一双烧红的鹰瞳摄住他，老人在心头发出生长叹。痴儿，谁想得西岐世子是这般痴儿。

“你见不到他。”姜子牙握住姬发肩膀，年轻人仍在混天绫下挣扎，“你与昆仑的缘不在此处，但我可以告诉你殷郊已活。”

姬发挣扎的动作猛然停住：“——活着？”那双鹰眼瞬息间柔软下来。

姜子牙很是无奈：“这本也合该是你们自己去发现的机缘，但不错，殷郊活了，他已经不在昆仑。”

姬发身体猛地颤抖起来，他睁大眼望着姜子牙，全身激烈的挣扎停下了，胸口起伏像是艰难找到自己的呼吸，压抑到极致后才勉强开口：“我要如何才见得到他？”

“姬发大哥，生死有界，即便天缘加身也无法跨越此限。”竟是哪吒先上前一步，少年郎眼神担忧，“我也死过一回，如今我已是莲花塑身并非肉胎，殷寿死过，他若重活必不一定同你记忆中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姬发的眼又抓住他。

姜子牙避开那眼神叹息。“他死时造朝歌事变，亡者魂魄四散躲避杀孽天谴，即便哪吒和杨戬送他到昆仑也迟了些，他三魂七魄已有一魂两魄混入亡魂之中散去。”

他勉强转眼看一眼西岐世子的神色，那鹰眼惶然睁大，双拳在身侧痛苦地蜷紧。方才的戾气倏然化作一片茫然，复露出些符合他年纪的青涩：“……他会变成——不。”姬发咬牙吞回那些叫他不安的设想，“我该去哪里寻他？”

“这就只剩天缘决定。”姜子牙说，推着西岐世子的后背要他离开昆仑，“你我凡人不得再知。”

姬发仍抗拒了片刻，但又在哪吒杨戬二人注视下复松开手，他眨眨眼，像是终于从什么乱

梦中清醒过来，腾出手抹了把脖子和脸上的血，痛感慢慢从绷紧的神经深处漫上。

真是锐如火烧的痛。他盯着自己手掌蔓延的血线，恐怕他当时更痛些。

2

三魂七魄归天、地、墓三处，丢其一分便使人发狂，一魂两魄皆去已掏空人三分之一精气神，他自那日昆仑下山后便央求父亲为他卜卦寻人，又夜夜翻阅书籍寻找解决之法，姬昌差点被披头散发满身是血的儿子吓得跌回床榻。然殷寿未亡，闻仲回朝，朝歌大军已开往西岐，姬发只得在练兵布防的间隙将自己锁在房门中翻书阅读，其余时间几乎全心扑进守卫西岐，数月来几乎不眠不休，哪吒急得团团打转又不能抓他去睡觉。姜子牙靠在姬发锁死的房门外——门外的午膳他丝毫未动——只慢悠悠去了姬昌的卧房，老西伯侯捏着掌心著草沉默不语，佝偻在长长的棕色狐皮大袄中。

“老伯侯可卜出这天命？”

姬昌沉默片刻后笑起来，声音却疲惫：“凡人如何算得天子之命。”

他松开指尖著草，朝姜子牙遥遥一拜，“我儿姬发，需得先生照顾。”

姜子牙摆手：“你这儿子，可有主见得很。”他想起了什么似的，笑了，“太有主见了。”

一直紧闭的姬发房门被猛地推开，西岐世子一路失了稳重横冲直撞进来：“姜子牙！姜子——”他在老人面前堪堪停住，“当时朝歌事变亡魂四散，但绝非彻底归魂天地墓，封神榜还在你手中，殷郊一魂两魄必定被封神榜吸纳，如此只需要——”

他卡了壳，姜子牙看着小世子又露出惊惶的神色，慢悠悠替他补上下半句，“只需要开封神榜。”他说，“现在只缺一位天下共主。”

姬发瞪着他，又看到一旁父亲手中被他打散的卦象，“父亲，您可是算出了什么？”

姬昌深深凝望着自己仅剩孩子的脸庞，他不陌生这个表情，一对鹰瞳紧张地缩小，牙齿不自觉咬住内侧嘴唇，比起虎狼更像是走失的鹿，鹿成不了人皇，只有龙与虎可以。他摆摆手：“天命。”

“什么？”姬发一脸疑惑。

而恰逢此刻大殿快步迈进信使来报，黑衣人对他们深深下拜，殷寿的军队已逼近西岐两百里外。姬发吞掉他的疑惑，那双鹿儿般的眼闪回了涌动的凶狠。

他不知道父亲所言“天命”二字是否应验在此刻。

他瞬感到全身的血灼烧着沸腾起来，从头顶浇透脚跟，手中长剑几乎抓不稳，面前排开浩荡人马，他曾无比骄傲成为其中一员，金色的盔甲印刻层叠玄鸟，殷寿驾一匹血色高肩马立于众士兵之前，超过九尺的身量在所有人中鹤立鸡群。

他不必前来此次讨伐，朝歌人心不稳，商王死而复生身体虚弱，他最应当做的是在朝歌稳定人心，即便派人也应当是十年后刚刚归朝的闻太师，这是他从殷寿那里学来的。但他没有，他知道为什么没有，那匹血色战马旁立着一辆战车，车上捆了个殷郊。

散发白衣，模样依稀仍像是他们抵足而眠的夜里殷郊的脸，但他手脚被铁链圈在牢笼中，脖颈间一指宽项圈连锁链被殷寿拽在手里，被自己父亲粗暴地扯跌到地上，膝盖上溅出一

串血点子，殷郊俯在那匹赤血马前，弓背俯身为父亲做脚蹬。殷寿抚掌而笑，踏步下马，他握紧铁链扯住孩儿脖颈往前，姬发只尝到一股腥气逆上喉头，殷郊竟跟随在父亲的铁链后亦步亦趋爬行，交错的手臂和赤脚在衣料间翻飞。两军交战对垒的空隙前布满防骑的尖刺铁锥，殷寿跨过铁锥，而殷郊任由铁刺在他膝盖和小腿上拉扯出崩裂的血肉，姬发怒视着殷寿停下，掐住独子的项圈把人拉扯到身前。

殷郊因为窒息发出一些细微的挣扎声，但连声音也像是极尽压抑了，眼睛却一眨不眨看着父亲，像是等待主人指示的动物，姬发有一瞬间以为是那狐妖妲己俯身上了殷郊，但不是，他熟悉那个崇敬的眼神，质子营的营火前殷郊就用这个眼神对他讲述自己的父亲，比他八年朝歌生活更长的一生之中殷寿点亮了他所有的崇敬和爱，他英勇无双的父亲，他百战百胜的父亲，他要一辈子追逐和侍奉的父亲，火光点亮他漆黑的眼，姬发望见其中渴望的、期待的、深爱的眼神，在那些时刻他只像只可怜的狗儿。

他绷紧嘴唇，只觉得喉头欲呕。

“好一双眼。”殷寿对他笑，“我从前就喜欢你这双眼睛，姬发。”

从前他会为这样的夸奖兴奋数天，但现在他只想吐。或者嘶吼。殷寿捏住殷郊下颌，把青年的脸转向他，即使这样远的距离也足够他清晰看到他脖子上崩裂的血线，猩红尚未褪去，死的影子仍然在他身上徘徊。而他看起来——在笑，殷郊对着父亲的手指微笑，那是得到了主人抚摸的狗儿的神色，全然不顾身上撕开流血的伤口，他眼神有点茫然地顺着父亲的意思看向姬发，然后停住，姬发看到他慢慢颤抖起来，全身锁链开始轻微作响。

“呃、呃……”他发出一些混乱的音节，又扭过头看着父亲，忙乱地要把自己缩回父亲身后，姬发有一瞬间想杀了他。那不是殷郊。

“失了一魂二魄，他已是个傻子。”殷寿冷笑，把人一把甩到地上，“本也与聪慧靠不上边，但傻了之后倒还让人省心些。”

殷郊跌在父亲脚下，于是连忙爬回他身后，狗总是比人更招人喜欢，但从前他们也是狗儿，被殷寿捏成各种形状，只有殷郊不是被捏出来的，他是他的骨血，骨血连着最脏和最亲热的爱。姬发想，但他不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你最知道他一魂二魄现在何处，封神榜交给我，我就把一个好好的殷郊还你。”

他嗓子里挤出血：“若我不从？”

“你救不回他。”殷寿扯出想往他身后藏的儿子，轻松扯住喉咙上锁链把人暴露出来，他衣衫散开露出伤痕累累的腹胸，腿间嵌进去的铁刺蹭出蔓延的血，“我会让他死，自愿、主动、急不可耐地死，即便你打开封神榜也救不了他的死，郊儿终究是我成汤子孙，你比谁都清楚他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什么模样。”

殷寿露出笑意，殷郊衣料遮掩下皮肉烙印的艳红痕迹透出不言自明的含义，姬发却诡异地没有一点颤抖：“他是你的儿子。”

“寿齐天下的王朝不需要这样的儿子。”殷寿说，“我需要好孩子，如同当年的你。”

他朝姬发笑，那更是他熟悉的笑，他曾可以为了这样的笑容和手掌的抚摸在寒夜中为他杀死一千个人，“但你需要殷郊，你想要殷郊。”

“做个选择吧。”

姬发沉默下去，他死死盯着被父亲捏在掌中的狗，殷寿大约是乐于见到他如此挣扎的神色，竟然心情颇好地把殷郊搂在怀中，大掌玩弄般拍打他脸颊，中指指节撬开孩儿的嘴唇探进去搅他舌尖，倒错的色欲和背乱的人伦在姬发面前一齐崩裂开来，却透出叫人屏息的

绝色。他只觉得脑子里轰然炸响，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姐己，那狐狸在殷寿的床榻上吃吃笑，流水般的发在帷幔间艳艳流淌，搂住殷寿的表情和此刻的殷郊疯似的相合。他感觉自己站了很久，但好像只有一瞬，姜子牙从他身后军队中挤出来似是想要抓住他。

“你得不到封神榜。”姬发说，但他觉得好像不是自己在开口，而是身体里另一种东西在支撑着他说话，姜子牙被他不着痕迹避开，“西岐绝不服商！”

话音落下的那一瞬他感觉到殷郊在艰难含着父亲的间隙看了他一眼，刀削斧刻的眉目中嵌那双漆黑的眼忽然燃起星子，好像殷郊的一魂两魄忽然附身，困惑又惶恐地看着姬发。但只一瞬后就又恢复痴儿的茫然，殷寿抽出手来，把锁链捆住的儿子推到身后。

千万军马开始冲锋，剑雨自天而落，巨兽从山巅嘶吼落下，姬发扬剑策马前奔，剑锋直指殷寿和殷郊，但殷郊的白衣鬼影般飘走，茫茫白甲层层盖住那个影子，姬发伸出手去，殷寿的笑声传来，姜子牙的手从他身后探出拉停他，勉强避过一束直指他眉心的铁剑。

他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刚刚自己发出如何非人的嘶吼。

3

他带着肋下深两寸的伤口和断腕回到西岐。

殷寿此次进攻更像是试探，如姬发所想，殷寿虽然死而复生但身体仍需修养，朝歌也动荡且损失大半质子，他曾经绝不避战的主帅竟在一开始就带着殷郊离开战场，他本该更早意识到这点。

“下次恐怕就是闻太师。”姬发低声喃喃，额头伤口渗血打湿他乱发，“我在朝歌时便从……殷郊那里听说他太多故事，一力独抗北海妖兽作乱十年，且收服魔家四将，殷郊自小崇拜他，朝歌也将他视作战神，若他前来，就绝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轻易解决……”

他头脑发晕，殷郊茫然的面容鬼影般在他面前闪烁，肋下包扎的伤口亦越发疼痛，他盯着眼前地图，身后是医师们忙乱的步伐和士兵们的呻吟，他从未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西岐的重量压于他身。

“但即便是闻仲前来也要少则半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找到对付魔家四将之法，凡间少有这般能力，仙家之事只能交由哪吒，姜子牙——”

姬昌忽然探出长袖遮住姬发面容，他愣愣由父亲将他拥入怀中。

“发儿，莫哭。”

我在哭？姬发钝钝低头，却见自己死死掐住受伤的手腕，而腕上白绸已然染成殷红，原来是这里痛得发慌，姬发扯开嘴角试图安慰父亲不过是痛，却亲见一滴泪自空中坠到他手腕。

更痛，痛得似乎被割肉。

他抹脸，一手淋漓的血和泪，温热打在掌心，殷郊的膝盖汨汨流血，殷寿的手指卡在他喉咙上，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只能冒出一声近乎呜咽的哀嚎，像是濒死的狼。帐内将士们猛然齐齐下拜：“公子请去歇息。”

姜子牙也走进帐中，“姬发公子。”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唤他，往日老不休的脸上满是凝重和沉然，他微微一拜，“殷郊之事，你实在受累，但却显天下仁心。”

姬发又愣着，任由他从父亲手里把他带出营帐，他发现自己仍盯着手腕，掐出更多血来，姜子牙往他嘴里塞一颗药丸把他送到医师处，士兵们见了皆神色一震，甚至死灰般的脸都显出爱戴和活气。

“公子！”

“公子也来看我们了！”

“公子伤了吗？”

竟是这种感觉，姬发想。他原来曾是这样注视着殷寿。

他被扯着坐下，姜子牙在他身旁叹息，“我也见到殷郊模样……实在造孽。”

“一魂两魄全失，我早想过他可能成了痴儿。”姬发低声说，眼睛半阖将睡欲醒，医师小步赶到他身边，小心检查伤口，“只是没想到殷寿竟然罔顾人伦至此，我本该更早去找他。”

“商王暴虐，早在他大殿上随手害人时便有迹可循。”

“是啊，但那是殷郊。他用自己的儿子来威胁造反的西岐。这不好笑吗。”他觉得虚弱，像是有火烧心。殷寿看透了他，他们果真有相似的地方。

“但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姜子牙勉强说，“天命所归，不必为此责怪自己。”

姬发扯了扯嘴角，他想笑，但又只冒出一声呜咽。

“我不是为此难受。”他说，“是因为有那一瞬间我真想交出去。”

那么简单，他不在乎那封神榜，也不在乎天下共主，他想做个英雄，他想建功立业，也只是因为他想得到荣耀和安宁，想拥抱他，同他说话，想把他从殷寿脚下拉起，想让他堂堂正正同他一起挥剑，或是战胜殷寿，而辅佐他成为新王，想同他跃马扬剑，想带他去西岐，想让他见他的子民。

那些许下愿望的日子并不遥远，却恍惚间过去万年，殷郊的眼睛如鬼火燃烧着望他，鬼影般的白衣影影绰绰。质子营火焰茫茫，碎裂的花火间是他饮酒的笑。

姬发闭眼。

他做梦。

梦里父亲待他极好，大掌抚过他下颌与发顶，像是小时候一家人一同赏花，他为母亲摘来一朵春樱，而父亲笑着饮酒，手掌抚摸他额顶，他忽然学到爱的滋味，因此欢欣雀跃得像是小狗儿。父亲的手那样暖，父亲的肩膀那样宽，他跟在父亲背后成为英雄，他要成为最好的，他要成为父亲和殷商的骄傲。

父亲对他招手，他便跟过去，膝盖跪着又被磨出一点痛，但那没关系，父亲温柔地拍他脑袋，又替他揉膝盖，问他郊儿愿意为父亲帮忙吗？他当然愿意，他太久太久没有听到过这个称呼了，孽子，畜生，殷郊，父亲不再与他亲近，但这也没关系，因为他要成为最好的孩子，就必须懂规矩和坚强。点头时听到身边模模糊糊传来女子的笑声，姐已艳丽的面容凑近他，他有点恼火，这女人不好，但他又忘了究竟哪里有问题，狭长的狐狸眼打量他，她忽而凑过来舔了一口。

现在尝起来像您。狐狸说，笑声如玉珠坠盘。

父亲掰起他下巴，手掌温热，手指叩开他嘴唇，张开，收好牙。父亲笑着说，于是他乖顺遵从。

然后被打开，取用，他在窒息里茫然呛咳，但感到一点被填满的幸福，父亲的味道，久远得让他浑身发颤，母亲的脸色也离他远去，姐已凑到他身边蹭蹭摸摸，狐狸缠得他好烦，但父亲又笑，好郊儿。他快乐得快要膨胀开。

锁链哗哗作响，皮肉黏腻作痛，他靠在父亲脚边慢慢呼吸，但层叠的帷幔之后忽然有人冷笑，像是尖锐的雨。

他睁开眼，有人影站在栏杆边，三寸宽的红梨花木边金盃白纹的影子，扭头盯住他，是一双火星子一样的眼，鄙夷地看他。他忽然慌张起来，从父亲脚边爬去找那身影，但那影子又讥笑一声消失了，父亲的手扯住他脖颈上锁链，他被拖回去，皮肉上又沾了血。

他大概哭了一点，或者喊了痛，于是瞧见父亲眼中的厌恶，挨了一耳光，他捂着嘴憋回声晌，而那影子又出现在他身旁的帷幔角落，影影绰绰的盔甲，银色的玄鸟，盘起的发显出半张年轻的脸。

“姬发……”

他喊了声，那影子砰然消失，而父亲的动作也停下了。这名字耳熟，好耳熟，喊起来像是在呼唤一只鹿儿，但他却什么也记不起。他声音被掐死在嗓子，被抓住脖子拉扯起来，父亲的脸在他面前扭曲，于是身体深处被撕裂得更厉害，钝痛捶打他脑子，姐已笑声尖利如阴风。

他被锁在床榻边缘，父亲和女人交缠和笑，他浑身发颤，手脚不听使唤，站不起来，脚踝磨出外翻的肉和血，但他还是要乖。

父亲希望他乖。

他慢慢闭眼，看到层叠的梦里燃烧的营火。

TBC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我没文化，没看过封神榜，乱写，都是乱写，为了圆剧情结果越写越长了还没写到我为了这饺子做的醋（武王还没开始养狗）。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4

闻仲并未在半月后带着大军出现在西岐边境，探子回报朝歌忙于内政练兵并未出征，严阵以待的西岐在得到喘息之机的同时也越发警惕起来，这段时间从半月拉长到一月，两月。第三月的第一天姬发将哪吒和杨戩派出去寻找魔家四将应对之法，并向朝歌派出城中探子，白露后的第五天，一匹漆黑信马跑死在校场前，背上驮着已经僵硬的探子尸体，僵化的掌心紧攥着一条信息：朝歌将领邓婵玉率兵压至西岐，脚程还剩七日。

消息被送到姬发面前，身着白甲的世子立刻转身而出，“把姜子牙找回来，叫他赶紧叫回哪吒和杨戩！清点粮草准备火防，防线压西岐城外五十里，昭告城内现况，半个时辰之内全军集结，即刻出军！”

将士们领命鱼贯而去，他又去唤雷震子，后者轻声吼叫为回应，而后径直飞出，天雷滚滚自校场开始蔓延，父亲披着外袍从卧房里走出：“已经紧急至此？”

姬发点头：“一匹信马活活跑死至少要不间断奔袭三千里，至少也是三天的脚程，我们—商军脚程大概也是一天左右，若有仙法相助只会更快，七日砍去三日和一日，我们最多也只剩下三天。”

少年世子凝重，回身握住父亲手腕：“父亲，孩儿不在，您千万保重。”

姬昌默然不语，颤抖回握孩儿手掌，姬发深吸一气，抽出双手，目光扫过被他放在房间中央的长剑：切金断玉，削发断铁，玄铁冷剑沉默地嗡鸣，像是同样在注视他。

姬发沉默片刻，抓起鬼候剑夺门而出。

东方天际线逐渐蔓延出滚滚黑云，姬发皱眉，恐怕连三天也没有了。

那日傍晚，两军在西岐城外五十里对峙。

邓婵玉身后浩荡铺开数十个方阵，骑兵步兵攻城器皆在其列，魔礼青红二将手执法器立于队列两边，邓婵玉身着黑甲，眼若剑星，手持双刀，手边却跟着另一队白甲的队伍。

姬发咬紧牙关，目光缓慢扫过他曾经作为一员的质子营，同他生死相依的兄弟们站在了他面前，被迫、或者仍然为了他们的“父亲”付出一切。但他没找到姜文焕。

邓婵玉控住手中枣红马匹：“姬发，还不速降！”

“殷寿暴虐无道，罔顾人伦，杀其妻儿，害我父兄，天谴肆虐，百姓民不聊生，你难道看不见吗！”他举手中长剑，鬼侯剑锋倒闪寒芒，邓婵玉身旁一个白影几乎不可见的震了震，魔家二将咆哮欲发，雷云滚滚于两军头顶凝聚。

邓婵玉也有点烦躁，十年征战回朝歌，第一件事没成想就是换了新王，殷寿成王倒并不出乎她意料，甚至同为武将她更认为殷寿能成为一个好王，但朝歌却一片作乱，殷寿美人在怀，妻儿俱亡，还有一场——天煞的叛乱，四大伯侯只剩叛乱的西岐，闻仲天眼瞧出朝歌不对头拒不出征，于是只得她领兵西征，殷寿却迟迟扣住她不肯出行，三月后才丢给她一支自己质子营出来的队伍。邓婵玉冷眼打量身旁盖着面具的青年，或者少年，刀削斧削的轮廓被盖在面具之下，辨认不出年岁来，名姓也无，说是助力，恐怕也是殷寿的监视。

她回转瞧西岐世子的脸，发带下一双鹰的眼睛灼亮，她也曾在和姜皇后的通信中知晓这孩子的名字，她珍爱的郊儿的至友，为人善良持重，而如今姜皇后已死。

邓婵玉不耐扬手：“殷商勇士，拿下西岐！”

魔家二将扬伞出剑，雷震子亦自天边振翅迎上，黑云雷电在头顶隆隆炸响，邓婵玉的黑白两色骑兵分别东西迎战西岐步兵，哪吒杨戬尚未归来，雷震子只能拖延时间，姬发驾马迎上敌人，西岐地势平坦最适合步兵骑兵作战，也因此无法得到高处弓箭手掩护，他需要尽快解决邓婵玉的队伍，最次也必须打散整个方阵。

一杆长剑破空而来，姬发险险避过，额前发丝削断几缕，白袍金盔的身影熟悉得他想死掉，他一直避开看向邓婵玉身旁的这个身影，即使带着铁色面具也仍明晰的锋利轮廓，扬剑的手曾替他拦住无数次死亡，他怎么会认不出殷郊的身影。他无数次无数次望见他身穿白甲驾马奔袭，而今他手中捏了一把玄青长剑。

长剑横挥，姬发闪身架住，二人白马因这扭曲姿势并在一路狂奔，竟显得这情态像是情人厮磨，殷郊力压不下，从马上横空下跃，跳到雪龙驹背上，横剑下压刀锋刮过姬发面门，被后者一脚踹在腰间甩开，两人在马上扭打几招，玄青长剑和鬼侯剑撞在一处，金石具鸣有如哭号。现在他们距离那样近，殷郊下垂的发丝和唇角的伤口都一览无余。

他面具遮挡大半脸庞，一双眼看不透彻，却僵直地看他，手上力道越发沉重，姬发浑然不解，上次殷郊尚还失魂如痴儿，怎么如今又这番模样。

“殷郊！你认不出我了吗！”

他声嘶力竭，后者却只偏了偏头，仍是茫然神色，不发一语，姬发咬牙：“我是姬发，你的兄弟！”

“——姬发。”

殷郊忽然喃喃，这词从他嗓子里冒出来干涩又困惑，下一刻他却猛然暴怒起来，破开姬发抵抗一剑刺破他肩膀，姬发吃痛呻吟，却觉得心头比这剑伤疼痛百倍，“殷寿对你做了什么！”

“吼！”

父亲名字像是逆鳞，殷郊喉中爆发野兽般嘶吼，抓住姬发把人摔下马，雪龙驹立身长啸，殷郊也被甩出去，白马有灵，立刻就要从伤害主人的人身上碾过去，姬发却一把抓住殷郊披风把他扯开，又锁住后者四肢，殷郊挣扎起来，口中发出非人吼叫。

“殷郊！”姬发又觉得自己要吐出血来，肩膀伤口灼痛，他竭力按住殷郊摸刀的手臂，又被后者挣开，两人滚在地上搏斗，脸上挨了一拳，姬发一脚把殷郊踹开，回身捡起鬼侯剑，

再转身迎上站起身的殷郊，他脸上铁面应声掉落。

姬发迎剑的动作僵在原地，连呼吸也被掐死在嗓子。

他自不会错认殷郊的脸，那张八岁起日夜看遍的脸，眼角飞一颗淡痣，眉眼却俊朗，长眉紧锁愤怒地望着他，鬓发散乱垂落额头，和他记忆中几乎无甚变化的脸，唯有脖颈之间鲜红血线爬过，还有侧脸上一枚“妾”字墨印针扎般撞进他视线。

殷商墨刑[1]在囚犯脸上刺字，奴者为最低贱者，若无主人庇佑即可随意杀之辱之，贱者沦为人性，而妾此一字正意为“女奴”。

那墨印尚且连着未长好的皮肉，肿胀的皮肤随着殷郊呼吸像是要渗出血来，姬发呼吸都颤抖起来，鬼候剑几乎要握不住。

“他对你做了什么？”

姬发声音沙哑，殷郊这才好似意识到面具已落，他有点慌乱地碰了下脸，表情中终于冒出一丝茫然和惶恐，而下一刻他又吼一声朝姬发扑过来，鬼候剑勉强接住这一招，那烙印离他不过鼻尖的距离。

“他对你做了什么！”

姬发目眦欲裂，“你不认得我了吗？你不认得这把剑了吗？！你剑法胜过我，骑射却输我一筹，我们比试了三十回合你才把我从马上踹下去，你父亲才给了你这把剑——殷郊！你不认得你自己了吗！”

他在殷郊那茫茫黑瞳里找到一点疑惑，随即被汹涌的痛苦取代，姬发左臂又留下一道刀口，血从更多盔甲的接缝处流出来，他却不觉疼痛，他只感到愤怒，那股从朝歌离开后伴随在他身边的疲惫又一次被涌燃的愤怒取代，就像那天他被要求杀死他父亲，像他知道他哥哥已死，像他杀死崇文彪，他忽然想杀死殷郊。

那不是他，那不是他的殷郊。殷寿的幻影在他身旁冷笑，你的挚友，你的殷郊，现在如何？

他猛然暴起将人按倒在地，一滴血坠到殷郊眉心，脸颊烙印将他变得万分陌生，他不会对他微笑，也不会再拍他肩膀，不会带着鬼候剑却还喜欢随手从他腰间抽出武器，不会扯着他去城中乱逛，最后从树上救下一只饿了三天的狸花猫崽。

而这都是他的错。

姬发怒吼，按住殷郊手腕，身后却刺出一柄梅色刀来，姬发不得不退，邓婵玉一把从后把殷郊捞上马背，他只来得及喊一声“殷郊”便被魔礼红一道红光逼退，女将军在听到他呼唤后猛然一震，悚然垂首——

“玉姐姐[2]，玉姐姐，你什么时候教我学弓？”

“怎么想来找我，不去找你闻仲爷爷？”

“娘说玉姐姐弓法双刀最了得，而且、而且……我有点害怕闻爷爷。”

“哈哈，阿郊还太小，急这个做什么？”

“爹、爹说我弓术太差。”

“二殿下是我殷商大将，身负家国之命，有时严苛急躁也属常事，也因为他看中你的潜力。但你切不可急进，否则坏了身体根基，更达不到二殿下要求了。”

“那、那我什么时候能学？”

“等我和你闻爷爷此次出征归来吧，待我们平定北海，你也长开身子，我便回来教你如何使弓。”

邓婵玉睁大眼睛，殷寿将此人放到她队伍中时只叮嘱一句不能让他死了，她却没有认真看过他模样，纵然面具之下仍可见些许样貌，但她已征北海十年，怎会想到这是“已死”的殷郊。

而此刻他怀中人却痛苦皱着眉头，眉心一滴刺目的血缓缓凝坠。

5

乱梦。

浑身上下都疼，父亲留下的伤疤交错着，让他打仗都失力，才会被那个叫做姬发的人这么轻易按在地上。他把自己蜷缩到床铺下面，又觉得懊恼，不对、不是父亲的错，留下这些伤疤是因为他做得还不够好，他失了很多记忆，于是连自己要做什么也经常搞不清楚，之前发痴的时候像个没自理能力的废物，只给父亲添麻烦。

他摸了把脸上疤痕，还有点肿胀发热，既叫他有点欢喜，又觉得眼窝发烫，父亲说这是惩罚和印记，叫人知道他是他的小狗儿，又警告他不能再不听话。

他觉得这可能因为父亲在意他，他招手把他唤过去的时候亲切又温柔摸了他头顶呢，像小时候似的，还给他喂点心，父亲的亲昵比点心更甜，他眼热得快掉泪，接着被打了烙印，疼得他满地打滚，但父亲仍然抚摸着他的额头，一边按住他脖子，一边又温柔得狠，把他额头前汗湿的鬓发梳理开。郊儿，乖一点。他没法不听从这样的父亲，上一次这样还是他小时候，他等着父亲出征归来太晚，结果害了风热，在母亲床榻上病得掉眼泪，也是父亲赶回来这样碰他额头，连盔甲也没脱，他蹭过去把自己脸贴在父亲掌中，郊儿，这个称呼又让他痛，母亲的脸模糊掉了。

但他不知怎么还是想掉泪，脸上有字并不好，他知道这个，但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联系，他摸了又摸，几乎要把那处重新抠出血，可是脑子还是很痛，他又把自己往床底下缩了点，一双靴子出现在床脚缝隙之间，又是之前的幻觉。

“不知羞耻。”那声音说，他决定不冒头出去，不想看到那讽刺声音主人脸上的表情，直觉看到之后他会更受不住，“姬发。”他忽然说，“你今天见到他了。”

他摇头，觉得脑子乱，那张战场上扭曲而痛苦的脸却跳出来，清晰地撞他脑子，父亲说这是他的仇敌，是他害他失了魂和记忆，但姬发又问他为什么不记得他了——他要怎么说？他什么也记不清，连母亲的事也快忘了干净，记忆顺序颠倒又碎片，父亲要他死，于是他去杀姬发，这有什么问题？

“你真不觉得心痛？”

他心痛得要死，不知道姬发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像个要哭出来的孩子，愧疚又难过，比起愤怒更多是委屈，他不想让他露出这个表情，这表情让他也痛，恨不得挖出心口放在他面前来又恨不得把他抱在怀里，但他更不想让父亲难过。

“蠢货。”那声音冷笑，“殷寿根本不会为你难过。”

“闭嘴。”他打断那声音。

“你认识姬发，我知道，你也知道。”

他不回答，想起留在姬发身上的刀口，他又察觉到心痛，但不得不做，因为父亲想。

脑海里忽然冒出一张姬发的脸来，朝他笑的，嘴唇微微嘟起，鬓发飞扬得像是乱草，他在衣服上擦干净一个苹果喂马，他捂住脑袋，几乎想掉泪，更痛了。那靴子从床脚缝隙间消失。

另一脚步进了营帐，邓婵玉寻了一会儿他所在，站到呜咽声传来的地方，她在床边缘喊：“郊儿。”

过了会儿床底下传来窸窣窸窣动静，呜咽声停了，他钻出去，他知道要迎接主帅，父亲叫他听她的。

邓婵玉看到少年狗儿一样爬出来，脸上的烙印红得要滴血，他脖子上一道蜿蜒红痕，衣裳被自己扯散了一半，露出满是伤痕和凌虐痕迹的胸腹，她几乎认不出他来，那个缠着她要学弓的小娃和他是两个人。

殷郊很快站定朝她行礼，邓婵玉找回自己的声音，温声问他：“你还认得我吗？”

殷郊垂头一会儿，点点头，“玉姐姐，我认得你。”他听起来要哭，但殷寿告诉她殷郊因为谋逆已经被杀死了。

他又说：“西岐的世子，那个姬发，我——我认识他。”

姬发睡不着，伤口疼，心口更疼，他披了外衣出军营，最中央营火如蛇跳动，他坐在木桩上，姜子牙靠过来。

“您也没睡吗。”

“我想公子大约难以入眠。”

姬发勉强笑：“殷郊脸上被刺了字，‘妾’。而且他还不记得我了。”

他父亲也被刺“囚”，于是更知道那小小刺青究竟意味什么，无论他如何不在乎父亲脸上的文字，每一次他看到那个囚字便会想起父亲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哥哥的死亡和父亲的苦难一并凝固在那一个字上。

“不过他看起来比上次神志正常了太多，他至少知道如何作战，或许这是好事，一魂两魄也能慢慢修复？”

姜子牙摇头：“绝无可能。”

姬发又沉默下去：“殷寿只是想杀人诛心。”他想，因为他太了解他，所以他让殷郊受苦，再放到他面前，却叫他只能看而不能做出任何行动——天命之人，他可以、却不能抛下一切拯救殷郊。这是对他的惩罚，可他和殷郊究竟做错了什么？

“那位邓婵玉将军，殷郊从前常和我说起她。”姬发又说，“她与姜皇后交情颇深，少时和他关系很好，他自小崇拜闻太师，只是他们出征前我还没来朝歌。殷郊称她玉姐姐，想来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公子慈心。”

姬发摇头，“殷寿无道，殷商却不然。他只是统领此国家庞然大物的头领，头脑坏掉，身体却不能说腐朽。”他亲眼见证过朝歌辉煌，否则也不会以成为王家护卫为傲。

“我从前想做大英雄。”姬发抬头，营地绵延火光中是整齐巡逻的士兵，“我想建功立业，做出一番成就，我想得到欢呼和崇敬，想摆脱家族的束缚，成我功业，拯救众生。可如今我成了，却被这重量压得喘不过气，西岐万千性命与我一身，我却救不得我想救的人。”

姜子牙默然，姬发咧嘴笑，“我只是脑子太乱，我想哥哥。”

想伏在哥哥膝头，问他该怎么做，想被他抚摸后颈，想听他为自己吹奏，我有想救的人，但救了他我就会伤害我应该守护的人，我不可以不管封神榜和天下人了。

但哥哥不会再回答他。

姬发又坐了一会儿，“可我想救他。”他对姜子牙说，月影阑珊。

6

此后三月战况相当焦灼，哪吒杨戬得元始天尊命令可用仙法相助，原本勉强压制西岐军的魔家二将被雷震子哪吒杨戬三人联手拦住，殷郊却仿佛从战场消失，他再不见任何地方出现那熟悉白甲。邓婵玉是个扎手的手，经验技术皆在姬发之上，只是二者相斗之时他却总察觉她似乎有所留手，他试图追问殷郊之事时又从不回应。

而邓婵玉围攻西岐三月不下，朝歌震怒，派闻仲率另外魔家二将前去增援。

此消息为西岐知晓后连哪吒杨戬也严肃起来，姬发只得加强练军防守，但眼下乌青越发深重，哪吒总显担忧，但每每发问，连姬昌也只摇头叹气。

三日之后秋收，闻仲大军并奇兽压境，西岐东方天空染成一片昏黄，姬发立于马上，闻仲的墨麒麟喷吐鼻息，魔家四将立于东西南北四向，他微微睁大眼，在邓婵玉身旁看见了熟悉的身影，殷郊的白甲铁面。他喉头滚动，心脏重新燃烧起痛觉来。

一瞬间的晃神让他错过了心头微弱的警惕，闻仲扬手间四下忽然出现一群黑袍人的影子，姜子牙和哪吒不约而同在他身后发出大喊，而下一刻四方扬起透明帷幕，无形压力铺天盖地而下，西岐兵马几乎立刻翻倒在地。

“困龙阵^[3]！”姜子牙赶到他身边，“申公豹竟找来这些帮手——”

闻仲扬手，殷商军队冲锋而来，姬发勉力维持呼吸，“稳住阵形——应敌！”

军队交手往往瞬息决定输赢，此一瞬被压力冲击，西岐的阵型几乎被商军完全切碎，雷震子欲扬翅飞天，越往高处却约被压力按落直直坠下。

“姜仙人，如何解？”姬发声音焦躁。

“你这时候倒是叫我仙人了——困龙阵本意困龙，不得飞，不得入，不得出，将所有人困死阵中，越高大的人越受影响严重，地面士兵除了呼吸困难一些不会有别的困难，只是那魔家四将站东西南北四角不受影响，杨戬哪吒只能抵挡一时！”

“我问你如何解！”

“只能强行破开——哪吒杨戬合力能破，只是魔家四将没人挡得住了！”

“先破阵！”姬发朝他大吼，“我们身后就是西岐千万民众，若光是困住我们再派军绕过直奔城门，那西岐就和空门大开没有两样，能死不能退！”

他又转身朝将士们吼：“西岐子孙，纵万死——”

“——不退！”

士兵们回吼，一时间有雷霆轰鸣，也因姬发这一嗓重新聚齐了士气，被邓婵玉的队伍横插而进的兵阵重新回拢，姬发奔向与魔家四将缠斗的哪吒杨戬：“别管我们，破阵！”

哪吒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姬发，被杨戬一把拽住奔向阵法两角，一时间失去两大最强战力支持，魔家四将的攻击毫无抵抗地倾泻在了普通士兵身上，惨叫肆虐，姬发避开一道伞光，手臂被割出一条豁口。

他扬弓起箭，一箭射中魔礼青眉心，本来想瞄准眼珠，但这般体型差异还是让他偏差了些，不过效果达到，后者怒吼着朝他追来，姬发抬手另两发箭朝向正欲撞散他骑兵队伍的魔礼寿，手臂胸口各中一处，魔礼寿手中长鞭甩出，姬发伏身马背，险而又险擦身而过，鞭光击中追击而来的魔礼青，叫他重重摔倒在地。

姬发意识到自己脸上勾起微笑，生死离他都这样近，浑身血液似乎燃烧起来，是，他本是手中沾血的战士，这本就是他熟悉的暴力和死亡，他好似感觉到风和血割开面庞，质子们奔向战场时他身旁殷郊扬起鬼侯剑。

身旁猛然一股大力袭来，梅色双刀沾血更艳，邓婵玉截住姬发与其缠斗，今日却显得额外凶狠，姬发被连连打退，最后一把勉强靠鬼侯剑格开将军的双刀。

危险至极的时机，邓婵玉基本截断了姬发从魔家四将包围圈里逃走的后路，女人的眉目冰冷，今日她却一点留手的力道也没有。

殷郊看着姬发引诱魔家四将彼此误伤，他随手割下敌人头颅，血腥气溅满掌心，有种熟悉得让他浑身发颤的味道，三月前他认出玉姐姐后她便露出一种叫他看不懂的震惊神色，而后他再不被允许踏出营帐一步。他很恼火，顶撞玉姐姐和她打了一架，最后像条小狗被踹倒在地，关在营帐中不准出门，这又有点像父亲，之前父亲也把他锁在床脚。

于是他果真三个月没有离开，直到闻爷爷前来支援，玉姐姐却慌忙往他脸上扣死面具，蹲在他面前说了一句“拦不住的”。

他不太明白玉姐姐在说什么，但大概是不想让即便是闻爷爷这样的人看到他的脸，他这时候又意识到自己脸上的烙印真的是糟糕的东西，但玉姐姐带他出征也叫他浑身难受，姬发，姬发，这名字在他脑子里兴风作浪，搅得他浑浑噩噩，他肯定认识姬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关于他的记忆，陌生，但是都是他的。

“你当然认识他。”那幻影也复出现，同他穿一样的白甲金盔，架一匹黑马，他手中执剑，眼神像是夜火，“只不过是你在逃避罢了。”

“我没有逃避！”殷郊切断另一敌人手臂，这剑是父亲给的，同样斩金断玉，却不知为什么总不太对劲，幻影又冷笑，“那你为什么不看他？他可是眼巴巴看着你啊。”

“西岐判商，父亲要他死。”

“那你呢？你要他死？”

殷郊答不上来，他怒视那幻影，后者嘲讽：“废物。”

这也像是父亲，他一向知道自己不那么聪明，世界上没人比父亲更聪明，也没人比父亲更厉害，父亲若觉得他是废物，他只需要做得更好就是，但这幻影笑得他又恼火得很，可也不觉得他说错了，他不敢想，怒火之后全是恐惧，他对姬发没有实感，但心脏却为他缩紧，一想到他死他就觉得痛，可他又怕，怕父亲的眼光。

他又转眼去寻姬发，却发现他忽然被玉姐姐制住，女人的刀离他脖子极近，而在他身后赶来一束长鞭。殷郊觉得自己脑子猛然断掉一般，怒火和慌乱一起涌上他心头，幻影抓住他肩膀，逼他看眼前人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他朝他怒吼：“废物，你还在躲避什么？脸上被烙印身体又已下贱至此，还不敢面对我？你就合该被殷寿像条狗一样养着——你忘了你成汤子孙的身份吗？你忘了你母亲教过你的一切了吗？！”

“放开我——”

他被掐住下颌，又一个熟悉的带着暴力的动作，幻影逼他看他的脸，他一直避开的面容显出真身，他自己的脸，愤怒的殷郊的脸，鬓发散乱，脖子上有猩红裂口，眼里燃烧死火，“我不要失去他。”死掉的殷郊的声音说，厌恶看着他睁大的眼，“我对自己说过我要保护姬发，我说过我要杀了殷寿，即便是从我自己手里。”

“你要怎么——”

“你有这力量，被你浪费得惨，但你有。”殷郊对他说，厌恶地打量他上下，像是恨不得掐死他，少年指尖点他眉心，母亲从前对他说小时候他在眉心生得一颗小痣，长大后慢慢消了。“昆仑上下一趟，你得到的可不只是这条命。”

“邓将军——殷郊和我提起过你！”

“他也同我讲过你，她母亲给我的书信里尽是你们。”邓婵玉面色不改，冷若寒冰。

“那你一定知道殷寿都对他做了些什么，他说的全是假话！”

“即便如此，为军者奉君为忠，我忠心向殷商国运。”邓婵玉按住姬发挣扎，“殷寿殷郊之事我自有决断。”

女人的面容微妙地挣扎了一下，姬发却从其中察觉到一丝不忍，他挣脱不开，魔礼寿挥鞭向他，他尝到死的味道，但姬发却并不慌张或恐惧，却冒出一股诡异的放松。他想大概殷郊死前也是这感觉，而瞬息间又想到哥哥，姬邑温和的手，永远徘徊在他梦里。

你为我骄傲吗，哥哥。他想撒娇，想奔向他怀抱大哭。

我害得殷郊如此，我扛整个西岐好累。我想殷郊。

他突然朝邓婵玉笑了笑，“那我只求你一事，邓将军，若我死了，这把剑你带给殷郊——”

山野崩裂，石沙哀鸣，巨大沙浪从姬发身后猛扑而来，邓婵玉和他缠斗动作被一齐掀翻，魔礼寿的长鞭也顿在原地，一巨人忽然凭空自战场中央站起，三头六臂红发蓝肤，一副凶煞的长相，正架住朝姬发挥鞭的魔礼寿。姬发得此喘息之机，却没有避开，而是愣愣看着那巨人，忽然眼下掉出一串泪珠。

后方忙乱避险的姜子牙见此情景则微微睁大双眼，屏住呼吸：“……竟是法相已成。”

[1]此处为我一半杜撰，殷商时期墨刑没有针对特定刑法给特定的字，但的确有纹“妾”字以表示贬为奴籍的女性。

[2]邓婵玉年龄问题，我倾向于她与姬发殷郊有大概8-10岁左右年龄差距，按电影设计俩孩子其实只有16左右，邓婵玉却已经跟闻太师北征十年，就算作她出征时16岁，如今回来也是26左右，怎么都比俩小孩大小一轮，但我没看过封神榜原作，全靠瞎编。

[3]瞎编的，原作各种阵法解起来要求贼高还麻烦，我只需要个简单的就自己编造了。

Chapter End Notes

下还在摸，在先写七夕联文，放上来存档一下先。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坏消息，上中下写不完了变连载了。

*好消息，武王哥终于开始养狗了！

*严重OOC预警，预警！预警！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7

他躺在母亲怀里。

朝歌的院落，母亲在他生时亲手栽下一颗槐木，随他长大年年开花，此时已有小儿合抱宽度。他缩在母亲腿间，姜桓雁怜爱握住他掌心，宽袖落他眉间，纷扬的槐花坠母亲怀中，他把自己更深埋进她小腹，那是他生前的家。

“郊儿，怎么越发骄纵了。”母亲的声音和手一样温柔。

“我想念娘。”

他抓紧姜桓雁手掌，忍住泪花，他都忘了快多久没有见过母亲，千万委屈在心头，最终只变成一句想念。姜桓雁怜他，从发间替他取下一片槐花。

“娘也念你，我的郊儿吃苦了。”

母亲手终于落到他脸上，碰到了刺青，并不疼，却叫他瑟缩似的颤，他不想让母亲瞧见这个，于是勉强朝她笑，心知自己模样大概丑陋异常。

“我记不住事情，连您的脸也忘掉。”

“发痴病，给父亲添麻烦。”

“我不知道到底谁做了什么，老记得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又总忘掉真正发生过的一切。”他抓住母亲裙袂，青色下摆绣密密麻麻苍梧花。“您死了，我甚至不记得是为什么，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只记得父亲，可我越来越记不清自己。”

姜桓雁沉默片刻：“我从前对你讲玄鸟传说。”

“是。”他有点疑惑：“北海有山，其名幽山，黑水出焉，其生玄鸟，娥女简狄，食卵生契，契为汤祖，殷土芒芒。”

母亲点头，侧身将一把瑶琴放于桌前，她奏一曲龙女泪，他自小耳熟。传说东海曾有龙女为守凡人与天斗命，坠海而亡，她心爱的盲琴师为她奏此曲三天三夜呕出心头血而亡，死魂化作腾蛇入海寻龙女，此生姜族。

“成汤一族应天命生，而我姜氏却不依天命而活。腾蛇无足而飞，过天劫而升八荒，东海为龙则成王。”

母亲的手猛然刷过琴弦，声似急针，他抬头对上母亲严厉的眼，从前人人都道他肖似殷寿，但只有他晓得自己传来的是母亲的眼睛，“你是殷寿的孩子，却也是我姜桓雁的儿子——你流我的血，就绝不如此不成器地惶惑不知去处，我东鲁之子，自当生死如海，无屈无悔！”

他浑身一颤，忽然愧疚起来，捂住半面，底下刺字痛得他害怕。

“阿娘怜你。”她母亲放软神色，又疼又怜地望他，“但我已死。郊儿睁眼，去寻你天命。”

不。他还没张开嘴，母亲身后便卷来纷扬的槐花，沉甸甸坠进他手腕脚趾，毫无温柔之意把他扯开，他去抓母亲袖口，只抓到一手血色的苍梧花。

我的天命，我要什么天命。他混乱地想，母亲，娘，阿娘。却怎么也喊不出声音。

“师兄——那是什么玩意儿？！”

哪吒瞪大眼，杨戬也侧头望去，煞面巨人与魔礼寿缠斗起来，邓婵玉和姬发的队伍两边皆被冲散，他在掐诀破阵间隙给哪吒解释：“诸法之相状，拾其本质为法相。这是殷郊法相。”

“是不是有点抄袭啊？！”哪吒大声抗议，“而且他就去了昆仑多久啊，小半年都没有，怎么法相都给——给弄出来了？”

“诸法本质为法相，殷郊命魂不稳，一魂二魄离体，还有谁比他本质更外显离体的？”杨戬挥袖一个土遁下去替军队挡住一击，“何况本就是被十二仙尊联手修回的命魂，说是仙胎塑身也不为过，有此本领并非不可能。”

“那也——别——是三头六臂吧！”哪吒恼火地抱怨，“广成子师叔是不是有点偏心喜欢他啊！”

杨戬思考了一下：“难说，师叔一向喜欢漂亮的。”

“你还真认真想了啊你！”

少年双臂招来乾坤圈在困龙阵上凿出裂缝，两人虽被姬发指示莫管普通士兵秩只需破阵，但到底还是分了点心神去为军队抵挡进攻，杨戬挥刀，哪吒掐火，却见一对金银双色鞭光狠狠抽过来，一金色蛟龙化身腾空直窜向两人方向，闻仲御墨麒麟冲向二人，哪吒上前抵抗，手中混天绫已经疾风带雨撞上了鞭，杨戬却瞧出些不对的地方：殷郊法相虽威力巨大，一人便压制住魔家二将，但那凶煞面容却仍是癫狂之状态，三头六臂也似在失控边缘。巨人发出长长吼叫，将魔礼青红一臂掀开，其中一对双臂幻化出双长戟，直直披向已被两人撕出裂口的大阵法门，闻仲却此时横挥手臂，一道银光蹿出直指巨人后心，杨戬只来得及扭头大喊：“小心！”

巨人听此一声，却毫无回头之意，又从嗓子里发出一阵似泣似悲的惨嚎，另双臂并手中方天戟一齐撕开了困龙阵眼，力气霎时回流进身体，杨戬只来得及扔一道护心决，闻仲的银蛟鞭已经钻进了法相后心，巨人浑身都颤抖起来，转身露出因痛而扭曲的面容。

闻仲似乎不曾料到此一击没能杀了面前人，杨戬的三尖刀已然横在了麒麟身前，巨人更是聚起浑身力气回身一劈，哪吒也趁机甩开混天绫，熊熊火法包围住闻仲，后者却面色不变，手臂虚空一抓，巨人的动作就硬生生被逼停在半路。

他又怒号起来，闻仲五指成爪回拧，像是握住他心脏，太师面上表情微不可见划过一丝裂痕，随即向后甩出金鞭抵抗杨戬哪吒，金蛟鞭应声而碎，墨麒麟已带着老将军后撤出二人

攻击范围，却仍有一三尖刀血痕切开胸膛寸深伤口，闻仲只看一眼胸口，五指下力让整个法相扭动着痛号起来，下一刻便猛然碎裂，空中落下一道仍穿金甲人影，哪吒驰援不及，混天绫已经下意识甩出去。

“殷郊！”

极压抑崩溃的一声喊叫自地面传来，杨戩为此稍一分神，闻仲已经带伤撤走。那声音主人骑了一匹雪影般的白马，在滚滚沙土之间显眼异常，姬发仰头注视似乎失去意识下坠的身影，手中鬼侯劈开阻挡在眼前的所有身体，血液溅他半张脸，真如发狂厉鬼。

可他再前进不了，邓婵玉短刀又从不知何处闪出截住他，女人一臂横刺将姬发逼下马，双腿随即缠上姬发四肢把人锁死原地，少年用剑抵住女人手中梅色短刀，嗓子里的空气被一点点抽干，殷郊仍在往下坠落，他只觉得浑身僵硬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人压迫着他的动作，呼吸不上，可他仍然全力看着殷郊的方向，他还在下坠，姬发快听不到自己的心跳。

不要这样对我。他狂乱中想着，不要再让我看到一次。我会疯掉。

他大约在嘶吼，松了肩膀上的抵抗任由将军短刀刺进他肩膀，痛极，他却察觉不到了，不知是因为缺氧或是叫他无法自控的疯劲儿，女人眼中也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姬发右手解放，转刀反捅进邓婵玉小腹，女人拧眉闷哼，手中力道松去，姬发起身狂奔，他知道他来不及了。

别让我再亲眼看一次，他喘息着想，眼神却没办法从半空移开，随殷郊坠落而下，却落入另一人怀抱。

金甲、青衣，姬发睁大了眼，一支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军队自山巅横插进散乱的战场中央，唯有最前的领袖和扬起军旗吸引他注意，青底金纹的腾蛇纹，那接住殷郊的将军从姬发身旁疾掠而过。

“东鲁勇士，驰援西岐！”

姬发终于回过神来，痛感也一起复苏，他差点发不出声音，但援军的到来打醒他，雪龙驹已到他身边，他一跃上马，扬起手中铁剑，：“西岐勇士，护我家国！”

东鲁军队来助可称得上奇袭，闻仲金银蛟龙鞭俱毁，身中杨戩一刀，只得立刻率军撤离，姬发驾马回到营地时只见营帐前人群挤作一团，他推开面前挡住他的两个西岐士兵，在一声声“少主”的惊恐声音中掀开幕帘。

姜文焕转身看他，恭敬朝他抬手行礼，“主帅——”

“姜文焕！”

姬发猛地把她塞进自己的怀抱里：“竟然是你！我没想到——你还好吗？那日我归西岐后再没有你的消息，之后长被围困我亦不得东鲁消息，你是怎么回来的？殷寿没有为难——”

“主帅。”

姜文焕重复一遍这个称呼，姬发脸上的笑容愣在了原地。姜文焕从他怀中探手取下头盔，他这才看到对方脸上自额角横贯半张脸的狰狞疤痕，皮肉外翻被刮去后留下凹凸不平的癫痕，密密麻麻一直延续到脖颈下被盔甲遮挡。

姬发松开双臂，声音干涩：“殷寿？”

“都过去了。我们久不见面，今日又大破商军，不应该让这些事打扰了好光景，”姜文焕对他微笑，手掌撑他肩膀，“如今我来助你，东海浪涌之处，皆由你统领。”

他又侧过半个身位，把方才一直遮挡住的身影露出来，殷郊失去意识地躺在营帐中央，乱发披散身侧，脸上被刺字纹明晰得让姬发心口发痛。

他一瞬扑过去，试探殷郊心跳。

“他没事，现在没事。”姜文焕替他补充，“你现在看上去才像是有事。”

姬发一手按在殷郊心脏，那处微弱而稳定的脉搏跳动逐渐让他心脏平稳下来，他这才发现自己满手满脸鲜血，肩膀处的布料已经糊进肉里，他撕开布料，痛感让他皱了皱眉。

“不妨事，之前布料压太久，已经止血了。”

“还是去找医师来，否则你手使剑出问题怎么办？”

“剑术本就不是我最擅长，那是殷郊的领域。”他终于能坦然笑起，肩膀上沉沉重压似乎消去了一点，“谢谢你……救下他。”

“不必为此谢我，他是我血亲。”姜文焕说，要上前来拉姬发去找医师，另一只手却先他一步自后方掐住姬发肩膀，殷郊已然从床榻坐起，一把把姬发甩到身下，姬发尚未反应过来，少年双目血红，已经一把夺过他腰间鬼候刺向姬发胸膛。

鬼候剑馐血有灵，在主人手中甚至爆发出些锋锐的裂风声响，姬发下意识双臂护住心脏，被鬼候直穿掌心，血肉撕裂迸出剧烈痛处，姜文焕回过神来从身后压制住殷郊动作，但殷郊有如疯魔，一双眼睛大流出汨汨血泪：“娘……母亲……”

面目凶狠，声音却支离破碎，姬发却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哪里都发痛，他颤抖着手想握住殷郊面庞，却撕裂筋骨坠下更多血来，几乎和他血泪混在一处落在他脸上，一击不成，殷郊拔出鬼候对准姬发眉心，姜文焕一剑柄敲中他后脑，殷郊表情一滞，登时软倒在姬发身上。

“你没事吧？！”

姬发捂住双眼，他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疲惫，殷郊活着的身体倒在他身上，他声音却哽咽起来，控制不住，再没有办法。

“我……我会没事的。”

8

一众人围在营帐床边，殷郊被捆了双手双脚按在帐子里，姬发包扎好了肩膀和手掌伤口，紧张盯着姜子牙点住他眉心，神色越发严肃。

“封魂术。”姜子牙沉声说，“三魂七魄中三魂便是人识根本，他精气神缺一神，本不该有任何神智清醒，必然是申公豹用了封魂术挪了不知道多少人命补他空白，但即便如此补上也只是用泥巴填瓷，空有形而无实，勉强让他能有些神智，此招却能让殷寿读他心神，还叫他背上那么多性命——造孽啊。”

这才是他这些日子好像忽然回了神的原因。姬发又把掌心抠出血来，“可有破解之法？”

“强行可破，只需往他身体里灌进灵气冲开他人死魂，只是破开有如再摧残他三魂一次，不知道还能保几分清明。”

姬发的面色肉眼可见冷下去，他握住拳头。

“破。”

他几乎不相信那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又一次，他身体里另一个人代替他讲话，连姜子牙也惊讶看他，“公子，你肯定？”

“破。”他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不能让殷郊变成殷寿的传信口，但我要他活着。”

即使他会变回那个痴儿，即使他会发疯，即使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使他再也不像殷郊。

那可能性痛苦啃食他心脏，耳边只剩绵延的隆隆声响。

“我要他在我身边活着。”

他拿起鬼侯夺门而出，这不是他应有的表现，他应当陪在殷郊身边，如他们曾经在质子营中许诺那样，可质子营好像已成多年前往事，他怕自己会拿刀杀了殷郊。或者自己。连他自己都惊讶于他还没死于流血。

“公子。”

姜文焕的手落到他肩膀，是他们曾经熟悉的彼此安抚的动作，姬发扯出难看笑脸，“你也这样叫我吗？”

姜文焕沉默一会儿：“姬发。旁人面前，我已不是你的兄弟。”

“我成了你的主君，”姬发说，“那本该是他。”

姜文焕捂住他嘴，“不要让别人听到这种事。”

“我从前就觉得你大概是我们之中心性沉稳的一个，真的，你看着更像殷郊表哥。”姬发笑得摇摇欲坠，“为什么？你是东伯侯，而我只是西岐二……世子，为什么你会拜我为主？”

姜文焕沉默了一会儿，走到院落中的海棠下坐下，他将手中长剑横放于膝上：“鄂顺死后，殷寿把他的头挂上了城墙，我负责城中巡逻，每日能看到他不曾瞑目的表情五次，南城门，正对南伯侯领地的方向，直到他的头被腐鸟吃掉，他眼珠掉到我马前。”他声音没有一点颤抖，“后来我被抓去殷寿面前，看他如何折磨自己的儿子，我的亲族，我不会告诉你都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性被如何对待，他就差不远。他被刺字的那天殷寿刮去了我半张脸皮，我听着他的痛嚎逃出朝歌，我那时发誓再也不会踏进龙德殿一步。”

他转头看姬发，半张带着癫痕的脸在昏黄夜色中让姜文焕从来平和的表情也一起扭曲，“杀一人罪，杀千人为将，杀万人为王，天下共主要承担的不仅是责任和权力，还有失去，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东西，我也不能、不想承担整个天下。”

“我也不能。”

姜文焕轻笑一声，却更像教养一个不懂事孩子的长辈：“或许，但我不要这份责任，发生的一切足够我看清了，就当做我复仇的私心吧，或许有一天你也会承受不起失去的痛苦，但不是现在，现在还太早了，你还有太多没有失去的东西。”

他眼神很深，显出远超他年龄的苍老，他从来都是最先成熟的那个，姬发想反驳，但没有找到话语，他需要姜文焕的军队。东伯侯拍拍姬发肩膀，和好友分享一个拥抱，“去看看他吧，你跑出来得太快了……我们从前在营里，你一向是第一个守在他身边的人。”

姬发磕巴了一下：“我……不敢。”

他头次流露出近乎无措的神情，“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殷郊什么也不记得不懂得的话……”

就能够被父亲用项圈锁链握在手里，像狗儿一样瑟缩在他身后，会用舌尖乖巧舔舐他送进去的一切，会缩在窄小牢笼之间安静等待他归来，会亲热蹭他下颌与双腿，然后找个靠近他的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但不会与他一起上阵杀敌，也不会骄傲地给他展示鬼侯剑，不会从火场中把他拉上马背，不会与他策马十里偷去雪地中猎獐子，不会用那双黑琉璃一样的眼注视他。

他喉头滚动，说不出话，姜文焕有些担忧他踌躇模样，便上前来握住他手臂：“即便如此，殷郊也依旧是他。”但姬发想摇头，他并不是担忧这个，可他面对着姜文焕的眼什么也说不出口。他想着那个在战场上一步一跌在父亲身后爬行的殷郊。

房间内忽然传出一阵挣扎混合呜咽的叫喊，姬发身体比他脑子反应更快反应过来，步子已经迈了出去，心脏抽搐着缩紧，姜子牙对他去而复还的行为毫不意外，只招呼姜文焕上前按住挣扎的殷郊。

“你就别添乱了——崩了身上伤口到时候没力出事的还是殷郊！”

姜子牙把试图帮忙的姬发赶到一旁，杨戬哪吒二人手中金光如针尽数刺进殷郊身体，少年的身体在床铺上扭动着挣扎，阵阵死黑之气从他眉心涌出。

“疼……疼……娘……”

殷郊颤颤地叫，姬发只觉得心脏被节节割裂，于是扑倒他身边握住他手，又小心翼翼去抚摸他汗湿鬓发，久没有触碰到他的皮肤，冷得像是冰，却还有阵阵冷汗外冒，他手指颤得发痛，不要这样对待他，他想，我会死。

殷郊像是察觉到了来人的手指，温热的手指小心而关切地触碰他脸颊，这又让他放松了一点，即使很疼，他把自己脸贴到对方掌中去，邀宠的狗儿般蹭了蹭。

“父亲……”

这一声足够轻，也足够重，姬发只停了一下呼吸，没有抬头，仍温柔安抚殷郊地挣扎，但他浑身的血都好像凉透。

9

西岐军队得到东鲁支援后不仅得到了喘息之机，还一跃成为了囊括天下东西两方最大兵力的势力，数月内商王数次试图进攻接连失败，西岐军队开始往北地和其余小诸侯中寻找可联合的力量，姬昌文王之名传扬，前往西岐请求庇佑的宗族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进言献宝。

“小人此物乃北崇禁地轩辕坟之宝，非天下共主不可用。”

大殿下一村人打扮模样的中年人遥遥拜礼，从身后捧出一漆黑长匣，长约九尺，比寻常男子还要高出不少，坠在殿中发出沉沉声响，有如金石刺鸣，姬昌坐于主位，大袖中手指颤动：“此物来自轩辕坟？”

“是，此物名为轩辕箭，黄帝亲手用天外玄铁打造而成，以此大败蚩尤，成汤先祖以此箭除北境无数妖物，尽数镇压在轩辕坟中，如今为我带出，特来献于殿下。”

“为何非天下共主不可用？”

中年人又垂首一拜，“黄帝乃帝之始祖，成汤先祖用其箭时以己身血祭箭盖过帝君之气，如今唯有天下共主或成汤王血后裔可使。”

姬发打量男人片刻：“如何验证？”

“凡血拉不开此弓，”男人不卑不亢，“殿下若有疑虑，请前一试。”

姬发看一眼父亲，“你如何得到此物？”

男人抬眼，姬发发觉其中无可压抑的恨意，“小人姓苏。”

姬发霎时握紧椅臂，冀州遗民。

他与父亲对视一眼，正欲答话，堂前却忽然发出些躁动声响，大殿前兵器交接人声传入殿中，随后一阵锁链铃铛哗哗声响窜进殿内，姬发脸色一变，猛然起身冲向殿口，一高大青衣人影鬼影子般闯入殿中，身后侍卫只敢虚虚举起武器，不敢拦，也不敢不拦。

姬发一把截住还要往里走的人，“怎么忽然跑到这里来了？”

殷郊转头望他，从前似黑琉璃的眼睛一片无神，黑发松松垮垮散了，却没遮住连上刺目的刺青。他乖巧穿着三层青白相间正衫，大概是留在宫里的女仆的伶俐手脚，只是被他一阵动作挣得松松垮垮露出半截胸膛，脖颈间缠了一道白绫，赤着一双脚，脚踝上细细密密系着成串铃铛，稍一动弹就是清脆声响，姬发皱眉把人按在怀中，“怎么鞋也没穿？”

男人歪了下头，露出手腕给他看，一圈垫了内衬的锁链铐住他双手，只是本该连上锁链的地方空无一物。他察觉到父亲打量他的目光，今天他没有把殷郊关在殿中。

“跟我回去。”他握住对方手心，朝父亲道歉：“是孩儿殿前失仪，待我处理完毕，自得父亲处罚。”

他不能让殷郊的脸出现在这里，本该死掉的商太子不能出现在西岐的大殿中央，何况还是一个冀州遗民面前，谁也不能保证殷郊的脸会不会被认出来。

怀里人乖顺地跟着他步伐走，只是走得歪歪扭扭，赤脚在地上又踩脏了点，像是没学会走路的狗，姬发看得眼里难受，把人一把搂住，殷郊顺势贴在他身上，扭了扭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怎么跑出来了？”他又问，“饿了还是不舒服？”

殷郊摇摇头，没回答，手指尖抖出一朵槐花。姬发想他留些熟悉感，便在他宫中移了一株繁盛的夜槐，那日殷郊久违露出了肖似他从前的明朗笑容，姬发却痛得几乎撕裂心脏。身上人小心在姬发头顶找了个位置，把槐花插进他发间，又玩了会儿他头发，眼神却依依不舍看着大殿方向。

“你又犯傻，说了不能随便出来，难不成真让我日日把你锁在宫里？”

他声音涩得难受，殷郊腕上锁链发出点微弱声响，姬发叹口气，他没指望得到回答，殷郊已不曾开口说话太久。

“吃了东西出来的？姜文焕说今天去见你，看来是还没去？”

“赤着脚出门也不怕受伤，等会儿我给你看看有没有流血。”

“槐树开了，你想在树下抚琴吗？”

“殷郊……”他忽然有些失了力气，低声喃喃，“求你，殷郊，求求你……”

求他什么呢？姬发霎时不知道如何自处，求他变回那个神志清楚的殷郊？可明明一开始就是他洗掉了他最后那点被拼起来的魂魄，也是他非要把他锁在自己身旁，不能把他放走，更不能让他死掉，是他亲手造孽选择让殷郊变成如今模样，除了这里他又还能在什么地方寻到一处安宁地？他只是想让他活着，只是如此而已，殷郊永远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把自己的命和血一股脑交出去，交给母亲，交给父亲，交给天下，可唯独不能放半分在他掌心。

他把自己脸靠近殷郊怀中，深深吸气。后者贴了过来，慢慢地舔了口他额间，那几乎是个小小的吻了。姬发看他，眼却仍是茫然的黑。

“箭……”殷郊忽然说，姬发差点愣住。

他从乱发下抬起眼，盯着大殿方向慢慢歪头，似夜中的野鬼：“箭……”

TBC

Chapter End Notes

*再次预警，我真的、真的没有看过封神原作，我对封神唯二的了解就是电影和小时候看的哪吒传奇，于是我把轩辕箭掏过来进行了一个疯狂魔改，三太子对不起啊啊呜呜呜呜呜呜

*一如既往，想要大家的评论！对剧情有什么看法或者觉得有什么人物塑造上很奇怪的地方请尽管告诉我！感觉剧情是越写越长了恋爱戏份还少了……从联文间隙爬回来写完这篇先……终于到我的醋了……总之这篇虽然披着原作皮但是已经是OOC到娘都不认识的完全我的XP放送作了，希望大家（以及武王哥和郊子）原谅我（）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